

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歸成都云為問南  
溪竹抽梢合過牆憶弟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王  
介甫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  
許長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為  
比興諸子句皆是也至於杜公將別巫峽贈南鄉兄瀼  
西果園詩云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  
地別林廬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知具舟將出峽巡圃  
念携鉏每讀至此未嘗不為之悽然寄題草堂云尚念  
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鄰里憐又一篇  
云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  
尤可見一時之懷抱也

唐宰相不歷守令

唐楊綰崔祐甫杜黃裳李藩裴垵皆稱英宰然考其履  
歷皆未嘗為刺史縣令綰初補太子正字權右拾遺起  
居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國子祭酒太常卿拜相以祐甫  
初調壽安尉歷藩府判官入為起居中書舍人拜相黃  
裳初佐朔方府入為侍御史太子賓客太常卿拜相藩  
佐東都徐州府入為祕書郎郎中給事中拜相垵由美  
原尉四遷考功員外郎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拜相五賢  
行業史策書之已詳茲不復論然則後之用人必言踐



揚中外諳熟民情始堪大用殆為隘矣

張釋之柳渾

漢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出行有人驚乘輿馬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罰金上怒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顏師古謂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唐柳渾為相玉工為德宗作帶誤毀一銙工私市定玉足之帝識不類怒其欺詔京兆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予謂張柳之論可謂善矣然張云上使使誅之則已柳云陛下遽殺之則已無乃啓人主輕殺人之端乎斯一節未為至當也

人臣震主

人臣立社稷大功負海宇重望久在君側為所敬畏其究必至於招疑悔漢高祖有天下韓信之力為多終以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至於誅滅霍光擁昭立宣勢侔人主宣帝謁見廟高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骨其家既覆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周亞夫平定七國景帝怒其固爭粟太子由此疏之後目送其出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訖以無罪殺之謝安却符堅百萬之衆晉室復存功名既盛險詖



求進之徒多毀短之孝武稍以疎忌又信會稽王道子  
之姦扇至使避位出外終以至亡齊文宣之篡魏皆高  
德政之力德政為相數疆諫帝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  
怕以精神凌逼人遂殺之并其妻子隋文帝將篡周欲  
引高頴入府頴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  
滅族及帝受禪用為相二十年朝臣莫與為比頴自以  
為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積為獨孤皇后漢王  
諒等所譖帝欲成其罪既罷之後至云自其解落瞑然  
忘之如本無高頴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迨于煬  
帝竟以寃誅郭子儀再造王室以身為天下安危權任  
既重功名復大德宗即位自外召還朝所領副都帥即  
使悉罷之李晟以孤軍復京城不見信於庸主使之晝  
夜烈泣目為之腫卒奪其兵百端疑忌幾於不免李德裕  
功烈光明佐武宗中興威名獨重宣宗立奉冊太極殿  
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毛髮  
為之森豎明日罷之終於以死海外若郭崇韜安崇誨  
皆然也

### 五經秀才

唐楊綰為相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  
實請置五經秀才科李柳筠賈至以綰所言為是然亦



不聞施行也

陶潛去彭澤

晉書及南史陶潛傳皆云潛為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自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百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案陶集輔此辭自有序曰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彭澤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遯尋程氏妹喪于武旦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在官八十餘日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勵違己之說疑心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詞中正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可見也

羌戎畏服老將

漢先零羌犯塞趙充國往擊之羌豪相教責曰語汝亡及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聞而死可得邪充國時年七十六訖平之唐代宗時回紇吐蕃合兵入寇郭子儀單騎見回紇復與之和諸酋長皆大喜曰卿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郭公是時年七十乃知



羗戎畏服老將如此班超久在西域思歸故其言云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蓋有為而云

古人字只一言

禮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古之人命字一而已矣初日子已而為仲為伯又為叔為季其老而尊者為甫蓋無以兩言相連取義若屈原離騷經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案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義以緣飾詞章耳下至西漢與周相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長子雲子兄子真子公子陽子賓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長卿少卿孺卿君卿容卿游卿翁卿聖卿長君少君穉君游君次君韻君近君曼君王孫翁孫次公少公孟公游公仲公長公君公少叔翁叔長叔中叔子叔長倩曼倩次倩穉季長孺仲孺幼孺少孺次孺翁孺君孺長翁弱翁仲翁少翁君房君賓君倩君教君蘭君長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路少游穉賓穉圭穉游穉君巨先巨君長賓長房翁思翁子翁仲之類其義只從一訓極為雅馴至於婦人曰少夫君俠政君君力君弟君之問君單書一字者若陳勝字涉項藉字羽彭越字仲張歐吳廣枚成字叔楚元王交朱雲字游爰蓋字絳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劉



德字路睦弘字孟迨東漢以下則不盡然

容齋五筆卷第一

容齋五筆卷第二 十五則

二叔不咸

左氏傳載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士大夫多以二叔為管蔡案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因蔡叔降霍叔為庶人蓋三叔也杜預注以為周公傷夏殷之叔世流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是以方叔說管蔡邠霍十六國其義昭然所言親戚者指兄弟耳

官階服章

唐憲宗時因教教官多汎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



五品不計考使府軍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  
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漏廷而少衣綠者  
品服太濫人不以為貴帝亦惡之詔太子少師鄭餘慶  
條奏懲革淳熙十六年紹熙五年連有覃霈轉官賜服  
者衆紹熙元年予自當塗從會稽過閩遇起居舍人莫  
仲謙於漏舍仲謙云比赴景靈行香見朝士百數無一  
綠袍者又朝議中奉皆直轉行故五品官不勝計頗類  
元和也

月非望而食

曆家論日月食自漢太初以來始定日食不在朔則在

晦否則二日然甚少月食則有十四十五十六之差蓋  
置望參錯也天體有二交道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皇  
家以為羅睺交中者計都也隱暗不可見於是為入交  
法以求之然不過能求朔望耳若餘日入交則書所不  
載由漢及唐二十八家曆本朝十一曆皆然姑以慶元  
丁巳歲五次月食考之二月望為入交中七月為交初  
唯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連兩夜乃以二更盡月食之  
既纔兩刻復明十一月十八夜復如之案此三食皆是  
交中十月二十夜月在張五度而計都在翼二度次夜  
月在張十七度計都未定相距才四度耳十一月十八



夜月在星五度計都在張十九度相距二十度十二月十七夜五更月在星二度入交陽末卯初四刻交甚食六分半八刻退交十八夜四更月在張六度入交中陰初至寅四刻交甚食九分卯五刻退交其驗如此予竊又有疑焉太陰一月一周天必兩值交道今年遂至八食一一如星官曆翁之說仍不拘月望則王川子之詩不勝作矣當更求其旨趣云頃見太史局官劉孝榮言月本無光受日為明望夜正與日對故一輪光滿或月行有遲疾先後日光所不照處則為食朔旦之日日月同宮如月在日上掩太陽而過則日光為所遮故為日食非此二日則無薄食之理其說亦通

### 慶善橋

饒州學非范文正公所建予既書之矣城內慶善橋之說亦然比因郡人修橋拆去舊石見其上鐫云康定庚辰葉范公以景祐乙亥為待制丙子知開封府默知饒州後徙潤越至庚辰歲乃復職帥長安既去此久矣

### 西漢以來加官

漢書百官表云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將軍列侯卿大夫將都尉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其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



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並乘輿車並步即反案漢世除授此等稱謂殆若今之兼職者不甚為顯秩然魏相以御史大夫兼給事中定如劉向以宗正散騎給事中蘇武以右曹典屬國楊雄為諸吏光祿大夫是也至於金日磾以降虜為侍中其子賞建諸孫常敞岑明涉湯馱欽皆為左曹諸吏侍中故班史贊之云七世內侍何其盛也蓋如今時閤門宣贊祇候之類但漢家多用士人武帝所任莊助朱買臣吾之壽王東方朔諸人皆天下選此其所以為人貴重東漢大畧亦然晉宋以來又有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等

皆為兼官但視本秩之高下已而復以將軍為寵齊高帝以太子詹事何戢領選以戢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驍遊亦為不少乃以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唐有檢校官文武散階憲銜乃此制也

國朝自真宗始創學士直學士侍制直閣職名尤為仕官所慕今自觀文殿大學士至直祕閣幾四十種不刊之典明白易曉非若前代之冗泛云

呂望非熊



自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據以為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韜第一篇文韜曰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虜 虜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大祖史疇為禹占得舉陶兆史記云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于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虜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後漢崔駰連旨云漁父見兆於元龜注文乃引史記非龍非虜非熊非羆為證今之史記蓋不然也非熊出處惟此而已

唐曹固墓銘

慶元三年信州上饒尉陳莊發上得唐碑乃婦人為夫所作其文云君姓曹名固字鄙夫世為鄱陽人祖父皆仕於唐高祖之朝惟公三舉不第居家以禮義自守及卒於長安之道朝廷公卿鄉鄰耆舊無不歎息惟予獨不然謂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訓其子肖形天地間範圍陰陽內死生聚散特世態耳何憂喜之有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歸公八載恩義有多故贈之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復何言予案唐世上饒本隸饒州其後分為信故曹君為鄱陽人婦人能文達理如此惜其不傳故書之以裨圖



志之缺

唐史省文之失

楊虞卿兄弟怙李宗閔勢為人所奔向當時為之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尚可三楊殺我而新唐書減去先字李德裕賜河北三鎮詔曰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新書減去欲字遂使兩者意義為不鏗鏘激越此務省文之失也

李德裕論命令

李德裕相武宗言從計行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

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俗寢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臣謂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也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故感憤切言之予謂德裕當國它相取充位而已若如所言則一命一令之出臣下皆不得有言諫官御史給事舍人之職廢矣弘質位給事中亦非賤臣宜其一朝去位遂罹抵觸皆



自取之也

漢武唐德宗

漢張湯事武帝舞文巧詆以輔法所治夷滅者多旋以罪受誅上惜湯稍進其子安世擢為尚書令安世宿衛忠正肅敬不怠勤勞國家卒為重臣其可大用不疑而武帝之意乃以父湯故爾唐盧杞相德宗姦邪險賊為天下禍以公議不容譴逐致死帝念之不忘擢叙其子元輔至兵部侍郎元輔端靜介正能紹其祖彝之忠規陟之臺省要官宜也而德宗之意乃以父杞故爾且武帝之世羣臣不幸而誅者如莊助朱買臣吾年壽王諸

人及考終名臣如汲黯鄭莊董仲舒卜式未嘗恤其孤德宗輔相之賢如崔祐甫李泌陸贄皆身沒則已而獨於湯杞二人惓惓如此是可歎也

諸公論唐肅宗

唐肅宗於干戈之際奪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諉者曰欲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耳至於上皇還居興慶惡其與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內不復定省竟以怏怏而終其不孝之惡上通於天是時元次山作中興頌所書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直指其事殆與洪範云武王勝殷殺受之辭同其詞曰事有至難宗廟



再安二聖重歡既言重歡則知其不歡多矣杜子美杜  
鵲詩我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鵲傷之至矣顏魯公請立  
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  
家人之禮東坡以為彼知肅宗有愧於是也黃魯直題  
磨崖碑尤為深切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  
事有至難天幸爾上皇局脊還京師南內淒涼幾苟活  
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鵲再拜詩  
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所以揭表肅宗之  
罪極矣

孫馬兩公所言

盧照鄰有疾問孫思邈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  
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為風凝為雪霜張為虹蜺  
天常数也人之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  
衛章為氣色發為音聲人常数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  
天人所同也失則炁生熱否生寒結為癩贅陷為癰疽  
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  
羸索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炁否也石立土踊  
是其癩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  
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投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  
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旅之災睿宗召司



馬子微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  
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曰國猶身也故遊心於淡  
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孫公司馬所  
言皆至道妙理之所寓治心養性宜無出此者矣

元徵之詩

唐書藝文志元稹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而傳於今  
者惟閩蜀刻本為六十卷五館所藏獨有小集文惠公  
鎮越以其舊治而文集蓋缺乃求而刻之外春游一篇  
云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中心瀨慢轉恐興闌散

鏡水波猶冷稽峯雪尚殘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遠  
目傷千里新年思萬端無人知此意閑凭小欄干白樂  
天書之題云元相公春游錢思公藏其真跡穆父守越  
時摹刻于蓬萊閣下今不復存集中逸此詩文惠為列  
之於集外李端民平叔嘗和其韻寄公云東閣經年別  
窮愁客路難望塵驚岳峙懷舊各雲散茵醉恩逾厚檣  
歌興未殘馮唐嗟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燭調魁柄陽春  
在筆端應憐掃門役白首滯江干樂天所書予少時得  
其石刻後亦失之

諫諫綾戲龍羅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穆宗詔索盤條縹綾千匹德裕  
奏言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  
用千匹臣所未諭優詔為停崇寧間中使持御札至成  
都令轉運司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  
者軍國之用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夜一匹歲  
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為減四之  
三以二事觀之人臣進言於君切而不訐蓋無有不聽  
者何常所論甚與德裕相類云

詳正學士

唐太宗時命祕書監魏證寫四部群書將藏內府置讎

正二十負後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之功不就顯慶  
中罷讎正官使散官隨者刊正後詔東臺侍郎趙仁本  
等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  
時罷去然祕省自有校書郎正字使正名責實足矣紹  
興中以責臣提舉祕書省而置編定書籍官二員亦其  
類也



容齋五筆卷第三 十五則

人生五計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為率十歲為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燥濕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為大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月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思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急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總休心澹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



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尔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憾其名曰死計朱公每以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朱計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疑其計之拙曰豈皆愚老而諱死耶因為南華長老作大死庵計遂識其語予之年齡踰七望八當以書諸紳云

### 瀛莫間二禽

瀛莫一州之境塘灤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鵲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鷺奔走水上不間腐草泥

沙嗚嗚然必盡索乃已無一息少休名曰漫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漫畫均度一日無飢色而反加壯大二禽皆稟性所賦其不同如此

### 士大夫避父祖諱

國朝士大夫除官避父祖名諱盖有不同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在禮固然亦有出於一時恩旨免避或旋為改更者建隆創業之初侍衛帥慕容彥釗樞密使吳廷祚皆拜使相而彥釗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為改同中書門人平章政事為同二品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二丞相父皆名舉於是改提舉書局為提領自餘未



有不避者呂希純除著作郎以父名公著而辭然富韓公之父單名言而公以右正言知制誥韓保樞之子忠憲公億孫絳績皆歷位樞密未嘗避豈別有說乎

元正父子忠死

唐安祿山表權聿入幕府聿度祿山且叛以其猜雲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因獻俘京師在道詐死既含歛而逸去聿母謂實死慟哭感行客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聿潛奉侍晝夜南奔既渡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為屬甄濟居青巖山諸府五辟詔十至堅卧不起安祿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濟不得已而

起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因謁歸陽歐血不支昇歸舊廬祿山反使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首濟引頸待之使以實病告慶緒復使疆輿至東都會廣平王平東都詣軍門上謁肅宗使汙賊官羅拜以媿其心唐書列二人於卓行傳褒之至矣有元正者在河南幕府史思明陷河洛輦父匿山中賊以名召之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瞑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為冠聿濟之終與正皆贈祕書少監予謂聿濟得生而正一門皆并命故當時



以為伏節之冠而唐史不列之忠義卓行中但附見於其祖萬頃文藝之末資治通鑑亦不載其事使正之名寂寥不章顯為可恨也自樂天作張誠碑云以左武衛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覆洛京以偽職淫刑脅劫士庶公共同官盧巽潛遁于陸渾山食水實飲泉水者二年訖不為逆命所汙肅宗詔河南搜訪不仕賊庭隱藏山谷者得六人以應詔公與選在焉繇是名節聞于朝優詔褒美時授密縣主簿

### 蕭穎士風節

蕭穎士為唐名人後之學者但稱其才華而已至以答

楚童奴為之過予反復考之蓋有風節識量之士也為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不詣林甫怒其不下已後召詣史館又不屈愈見疾至免官更調河南參軍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去祿山反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不用歎曰食肉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我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襄陽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公何遽輕土地取天下笑乎洧乃按甲不出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劉展



反國雍丘副大使李承武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  
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  
觀聽華麗誰致其死哉弗納穎士之言論操恃如此今  
所稱之者淺矣李太白天下士也特以墮永王亂中為  
終身累穎士永王名而不見則過之焉

### 石尤風

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好用之  
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座應同寧知巴  
峽路辛若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  
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慙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

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  
風計南朝篇詠必多用之未暇憶也

### 江楓雨菊

作詩要有來處則為淵原宗派然字字執泥又為拘滯  
予於此學無自得之見少年時尤失之瑯琊記一聯初  
云雨深荒病菊江冷落愁楓後以其太險改為雨深人  
病菊江冷客愁楓比前句微有蘊藉蓋取崔信明楓落  
吳江冷杜老雨荒深院菊南菊再逢人卧病嚴武江頭  
赤葉楓愁客合而用之乃如補衲衣裳殊為可笑聊書  
之以示兒輩云



開元宮嬪

自漢以來帝王妃妾之多唯漢靈帝吳歸命侯晉武帝  
宋蒼梧王齊東昏陳後主晉武至於萬人唐世明皇為  
盛白樂天長恨歌云後宮佳麗三千人杜子美劍器行  
云先帝侍女八千人蓋言其多也新唐史所叙謂開元  
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嗜其甚矣隋大業離宮徧天  
下所在皆置宮女故裴寂為晉陽宮監以私侍高祖及  
高祖義師經過處悉罷之其多可想

相里造

唐內侍監魚朝恩怙貴誕肆凡詔會群臣計事折愧坐

人出其上雖宰相元載辨疆亦拱默為禮部郎中相里  
造殿中侍御史李衍酬誥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憚黜  
衍以勳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  
言今水旱不時屯軍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何  
以輔之不進避賢路尚何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退  
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踊貴皆軍容事宰相何  
與哉且軍擎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  
權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有司無稍食軍容為之辜  
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  
害我此段載於唐史宦者傳中不能記相里造之本末



予謂造當閣侍威權震主生殺在手之時以區區一郎吏而抗身與為敵後來名人議論及叙列忠言鯁詞不見有稱述之者通鑑亦不書聊紀於此以章潛德同時劉給事爭幸河中亦然

### 先公詩詞

先忠宣公好讀書比困松漠十五年南謫嶺表九年重之以風淫未病而緇閱書策早暮不置尤熟於杜詩初歸國到闕命邁作謝賜物一劄子竄定兩句云已為死別偶遂生還謂邁曰此雖不必泥出處然有所本更佳東坡海外表云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杜老羌村

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正用其語在鄉邦日招兩使者會集出所將宣和疑書畫舊物示之提刑洪慶善作詩曰願公十襲勿浪出六十取將飛辟歷辟歷二字如古文不從兩公和之曰萬里懷歸為公出往事宣和空歷歷邁請其意曰亦出杜詩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目前也紹興丁巳所在始歷江梅引詞不知為誰人所作已未庚申年北庭亦傳之至于壬戌公在燕赴張摠侍御宴侍妾歌之感其念此情家萬里之句愴然曰此詞殆為我作既歸不寐遂用韻賦四闋時在囚拘中無書可檢但有初學記韓杜蘇白樂天集所引用句語



一一有來處北方不識梅花士人罕有知梅事者故皆  
注所出其一憶江梅云天涯除館憶江梅幾枝開使南  
來還帶餘杭春信到燕臺準擬寒英聊慰遠隔山水應  
銷落赴愁誰空恁遐想笑摘蘂斷回腸思故里謾彈綠  
綺引三弄不覺槐飛更聽胡笳哀怨淚沾衣亂插繁華  
須異日待孤諷怕東風一夜吹元注引杜公忽憶兩京  
梅發時胡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聽安得健步  
挿繁華向晴漢樂天憶杭州梅花二年間  
為梅花醉幾場車駕時在臨安柳子厚欲為萬里贈查  
遠查山水隔也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江搃桃李佳人



崔玉柱金卮滿勸阿誰貪為結子藏暗藥歛娥眉隔千  
里舊時羅綺已零散沈謝雙飛不見嬌姿真梅著單衣  
若作和美休訝晚墮烟雨任春風片片吹注引梁簡文  
賦重闈佳麗貌婉心媚憐景花之驚節訝春光之遣寒  
顧影丹墀弄此嬌姿洞開春牖四卷羅帷春風吹梅畏  
落盡賊妾為此歛娥眉又爭樓上之落粉奪機中之織  
素梁王詩翻光同雪舞鮑泉鶯聽落梳臺江揔滿酌金  
卮摧玉柱落梅樹下宜歌舞太白千金駿馬邀少妻笑  
生雕鞅歌落梅古曲有落梅花又片片吹落春風香謝  
莊賦隔千里兮共明月度信早知覓不見真梅著衣單



東坡抱叢暗藻初含子玉妃謫墮烟雨材王建自是桃  
花貪結字第四篇失其藻每首有一笑字北人謂之四  
笑江梅引爭傳馮馬詩笑字詩笑字詩笑字詩笑字詩  
晉宋以來置立州郡惟以多為貴先是中原陷胡羯本  
上遺民或僑寓南方故即其所聚為立郡而方伯所治  
之州亦仍舊名如南徐南兗南豫南雍州南蘭陵南東  
海南琅邪南東莞南魯郡其類不一魏周在北亦如此  
隋唐不復然 國朝之制州名或同則增一字以別之  
若河北有雄州恩州故廣東者增南字蜀有劍州故福

建者亦增南字以至西和西安州亦然其聲音頗同易  
於舛誤則俗間稱呼自加上下東西為別故稱岳為尚  
岳鄂為下鄂清州與青類稱為北清邳州與潁類稱為  
西邳融州與容類稱為西融者是也若縣邑則不問今  
河南靜江府鞏州皆有永寧縣饒印衡州皆有安仁縣  
蔡英之真陽廬汝之梁光台之仙居臨安建昌之新城  
越筠之新昌婺蜀之永康處吉之龍泉嚴池之建德渭  
秀之華亭信吉之永豐柳興國之永興衢嘉之龍游施  
臨江之清江洪萬之武寧福循之長樂柳蓮之桂陽福  
桂之永福是也



三衛軍制

乾道四年正月邁為中書舍人因入對論三衛軍制名  
稱不正以  
祖宗之制論之軍職之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揮使或在  
常制外曰殿前副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步軍副  
都指揮使曰殿前都虞候馬軍都虞候步軍都虞候曰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秩秩  
有序若登梯然不可一級輒廢一或有闕即以功次遞  
遷降此而下則分營分廂各置副都指揮使如捧日在  
廂第一軍天武左廂第二軍之類邊境有事命將討賊

則旋立總管鈐轄都監之名使各將其所部以出事已  
則復初

累聖相承皆用此術以制軍詰禁自南渡以後觸事草  
創於是三帥之資淺者始有主管某司公事之稱而都  
虞候以下不復設置乃以宿衛虎士而與在外諸軍同  
其名以統制統領為之長又使遙帶外路總管鈐轄考  
之舊制則非法稽之事體則非是以陛下聖明能知人  
善任使所謂瓜牙之士豈無十數人以待用者若法祖  
宗之制正三衛之名改諸軍為諸廂改統制以下為都  
虞候指揮使使宿衛之職預有差等士卒之心明有所



係異時拜將必無一軍皆驚之舉於以銷歷未萌循名  
責實則環衛將軍雖不置可也乞下樞密讞論故實圖  
議其當恐或可以少贊布昭聖武之意讀劄子畢孝  
宗甚喜即批付樞密院是時知院虞允文使四川同知  
劉珙不樂曰舍人要如何行對之以但隨所見敷陳若  
施行與否自係廟堂處分竟寢不行後閱華陽集王珪  
撰高瓊神道碑云王為殿前都指揮使管軍員闕兼領  
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為可任者先  
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  
職近事親易以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威名緩急臨戎

上下得以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有旨從之據瓊所言  
如此正合前說

歐陽公勲封贈典

吉州新刊歐陽公文集於年譜下盡載官爵制詞無一  
遺落考之今制多有不合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謾書於  
策且記典章隨時之異云公自大中初加勲便得  
騎都尉越過駉武飛雲四級自龍圖閣直學士初封爵  
便得信都縣子越過南男一等翰林學士加恩而得五百  
戶初加實封便得二百戶又罷政為觀文學士遇郊而  
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薨之後以子登朝遇大禮



自太子太師合贈司空而躡贈太尉蓋超空徒係傳  
官再贈即為太師仍封國公今殊不然除勳官既罷外  
任從初封亦從縣男為始每加不過三百戶特制特節  
初得實封財百戶執政去位但與侍從同均為虛邑三  
百而已身後加贈只單轉一官兩子升朝乃進二官雖  
三四人亦不贈未有官師直贈太尉者餘公任知  
制誥知穎州轉官而與直龍圖閣知亳州王洙同一詞  
唐書成進秩五人同制公與宋京文公范文忠公王忠  
簡公皆帶從官職而宋次道乃集賢校理耳

### 嘉祐四真

嘉祐中富韓公為宰相歐陽公在翰林包孝肅公為御  
史中丞胡翼之侍講在太學皆極天下之望一時士大  
夫相語曰富公真宰相歐陽永叔真翰林學士包老真  
中丞胡公真先生遂有四真之目歐陽公之子發棊等  
叙公事迹載此語可謂公言也

### 五方老人祝聖壽

聖節所用祝頌樂語外方州縣各當筵致語一篇又有  
王母像者若教坊惟祝聖而已歐陽公集乃載五方老  
人祝壽文五首其東方曰但某太山老叟東海真仙溜  
穿石而曾究始終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義氏定三百六



日嘗守寅賓之官夷吾紀七十二君盡覩登封之事遇  
安期而遺棗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來自巖前斗指  
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有羨門生  
欲謂巨公於昭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朝日  
之方來展望雲之翬千八百國咸歸至治之風億萬斯  
年共禱無疆之壽其頌只四句西中南北方皆然集中  
不云何處所作今無復用之

容齋五筆卷第三

容齋五筆卷第四 九則

作詩旨意

詩三百篇中其譽婦人者至多如叙宗妯之貴者若平  
王之孫齊侯之子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齊侯之子衛侯  
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夸服飾之盛者若  
副笄六珈如山如河玉之瑣也象之掃也贊容色之美  
者若常棣之華華如桃李鬢髮如雲手如柔荑膚如凝  
脂頰如躡躑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顏如舜華洵美且都語嫁聘之後者若百兩彭彭八鸞  
鏘鏘不顯其光諸婦從之祁祁如雲爛其盈門其詞可



謂盡善矣魏晉六朝流連光景不可勝述唐人播之歌  
詩固亦極摯若態濃意遠淑且貞肌理細膩骨肉勻綉  
羅衣裳照暮春盛金孔雀銀麒麟翠微鬋葉垂鬢脣珠  
壓腰極穩稱身深宮高接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極佳  
人當窻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回眸一笑百媚生六  
宮粉黛無顏色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  
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樓上樓前盡珠翠眩  
轉熒煌照天地此皆李杜元白之麗句也予獨愛米慶  
餘閨意一絕句上張籍水部者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  
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細

味此章元不談量女之容貌而其華艷韶好體態溫柔  
風流醞藉非第一人不足當也歐陽公所謂狀難寫之  
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工斯之謂  
也慶餘名可以以字行登寶曆進士第而官不達著錄  
於藝文志者只一卷予家有之他不達此張藉酬其篇  
云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沈吟齊紈未是人間  
貴一曲菱歌直萬金其愛之重之可見矣然比之餘慶  
殊為不及

平王之孫

周南召南之詩合為一百十有五篇自漢以來為之說者



若系之文武成康故不無抵牾如何彼攬矣乃美王姬  
之詩其辭有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兩句翻覆再言之毛  
公箋云武王女文王孫通齊侯之子鄭氏不立說考其  
意蓋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若所謂武  
王載旆成王之字成王不敢康非指武典成者然證諸  
春秋經魯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  
書曰單伯送王姬繼之以築王姬之館於外又繼之以  
王姬歸于齊杜預注云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為主莊公  
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故築舍於  
外未書歸于齊者終此一事也十二年又書王姬歸于

齊傳言齊侯來逆王姬乃威公也莊王為平王之孫則  
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威公也二者必  
居一于此矣明白如是而以為武王文王孫於義何  
取

毛詩語助

毛詩所用語助之字以為句絕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  
爾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他如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  
其之類後所罕用只字如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且字如  
椒聊且遠條且狂童之狂也且既亟只且忌字如叔善  
射忌又良御忌止字如齊子歸止曷又懷之止女心傷止



思字如不可求思爾故求思今我求思而字如侯我於  
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何字如如此良人何如此衆者  
何斯字如思斯勒斯鬻子之閔斯彼何人斯旃字如舍  
旃舍旃其字音基如夜如何其子曰何其皆是也思惟  
見於鄭詩而唯見于齊詩楚詞大招一篇全用只字大  
玄經其人有駢抗可與過其至於步字獨招魂用之耳

東坡文章不可學

東坡作蓋公堂記云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效者問諸醫  
醫以為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  
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暮月而百

疾作內熱惡寒而效不已累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  
以為熱授之以寒藥但朝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  
食慎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齋  
之狀無所至不三易醫而病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  
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  
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  
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  
嗜氣全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隨之  
暮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  
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錙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蓋



何曾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  
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典之休息  
而天下安是時熙寧中公在密州為此說者以諷王安石  
石新法也其議論病之三易與秦漢之所以興亡治亂  
不過三百言而盡之張文潛作藥戒僅千言云張子病  
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能納從醫  
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  
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腸導  
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技以  
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

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涉而  
慄膚革無所耗於外而其中蕭然莫知其所來聞楚之  
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嘆是蕭然者也天  
下之理其甚快於予心者其未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  
則初無望於快吾心痞橫乎胃中其累大矣擊而去之  
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擄  
震撓而後可其功未成而和氣已病則子之痞凡一快  
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和平之氣不既  
索乎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  
後予之藥可為也張子歸三月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



少全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其初使人憊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張子謁醫謝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獨不見秦之治民乎勅之以命擇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瘡矣商君見其瘡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痛刻而力鋤之流蕩四達無敢或拒瘡嘗一快矣至於二世凡幾瘡而幾快矣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朽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乎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欲運其手足肩脅而漠然不我應故秦之亡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初亦嘗瘡矣先王不敢求快於吾心陰解其亂而除去其滯使之憊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於是政成教達愆久而無後患則余之藥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予觀文潛之說盡祖蘇公之緒論而千言之煩不若三百言之簡也故詳書之俾作文立說者有所矜式竊料蘇公之記文潛必未之見是以著此篇若既見之當不復屋下架屋也

蘇王閣

韓文稱名



歐陽公作文多自稱予雖說君上處亦然三筆嘗論之矣歐公取法以韓公而韓不然滕王閣記袁公先廟為尊者所作謙而稱名宜也至於徐泗掌書記壁記科斗書後記李虛中墓誌之類皆曰愈可見其謙以下人後之為文者所應取法也

### 棘寺棘卿

今人稱大理為棘寺卿為棘卿丞為棘丞此出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相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氏注云植棘以為位者取其肅心而外刺也棘與棗同棘之字兩束相並棗之字兩束

相承此所言者今之棗也然孤卿大夫皆同之則難以獨指大理王制云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料後人藉此而言鄭注亦只引前說此但謂其入廟立治之處若以指刑部尚書亦可也易坎卦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以居險陷因執為詞其義自別

### 晋代遺文

故麓中得舊書一帙題為晋代名臣文集凡十四家所載多不能全負太山一豪芒耳有張敏者太原人仕歷平南參軍太子舍人濟北長史其一篇曰頭責子羽文極為尖新古來文士皆無此作恐藝文類聚文苑英華



或有之惜其泯沒不傳護采之以遺傳雅君子其序云  
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士卿劉先生南  
陽鄒潤甫河南鄭思淵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封夫之尊  
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  
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抗志自若終不衰墮為  
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違  
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  
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文曰維泰始元  
年頭責子羽曰吾託為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  
精造我以形我為子詩髮膚置面鼻耳安眉額神牙齒眸

子橋光雙權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遨游市里行者避易  
坐者竦蹙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踣蹶如  
此者故我行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艾以當  
笄蹈以伐帶百味弗嘗食粟茹菜歲暮年過曾不自悔  
子厭我形容我賤子意態若此者必子行已累也子遇  
我如讎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  
欲為仁賢耶則當如咎陶后稷巫咸伊陟保又王家永  
見封殖子欲為名高耶則當如許由臧卞隨務光洗耳  
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為游說耶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  
鄧公轉禍為福含辭從容子欲為進趨耶則當如賈生



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為恬淡  
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漠然離俗志陵雲  
日子欲為隱遯耶則當如榮朝之帶索漁父之澆滯栖  
遲神岳垂餌巨壑此一介之人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  
子上不晞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  
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為處士進無望三事而徒玩日勞  
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  
凡所教勅謹聞命矣受性拘係不聞禮義誤以天幸為  
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為忠耶當如包胥屈平欲使吾為  
信耶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節耶則當赴水火以

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  
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塞裳赴流吾欲告尔  
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興機風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  
御人體而獨為子頭且儼人其倫喻子儕偶曾不如太  
原温顛顛川荀禹范陽張華士鄉劉許南陽鄒湛河南  
鄭訓此教子者或塞吃無官商或阨陋希言語或淹伊  
多姿態或謹諱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蓋杵  
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欲  
痔得車沉淵窈珠豈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爛手足沾濡  
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為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



嗟乎子羽何異宇檻之熊深窞之虎石間俄雙窞中之  
鼠事雖多而見工甚少宜其卷局煎感至老無所歸也  
支離其形者猶能不困命也夫與子同處其文九百餘  
言頗有東方朔客難劉孝標絕交論之體集仙傳所載  
神女成功智後傳見於太平廣記蓋敏之作也鄒湛姓  
名回羊叔子而傳而字曰潤甫則見於此

漢武帝田蚡公孫弘

尚論古人者如漢史所書於武帝則譏其好大喜功窮  
奢極侈置生民於塗炭於田蚡則詆其負責驕溢以肺  
腑為相殺竇嬰灌夫於公孫弘則云性意忌外寬內深

飾詐釣名不為賢大夫所稱述然以予考之三君臣者  
實有大功於名教自秦始皇焚書坑儒六學散缺高帝  
初興未遑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  
文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至於武帝田蚡為丞相黜黃老  
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帝詳延天下多聞  
之士或登諸朝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  
天下先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天下學士靡然鄉  
風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始請為博士官置弟子郡國  
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請著功令而詩書易禮之學彬  
彬並興使唐虞三代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得以不廢今



之所以識聖人至道之要者實本於此史稱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號令文章煥焉可述蓋已不能盡其美然則武帝奢暴固貽患於一時矧弘之為人得罪於公論而所以扶持聖教者乃萬世之功也平帝元始詔書尚能稱弘之率下篤俗但不及此云

近世文物之殊

國家南渡以來典章文物多不與承平類姑以予所親見者言之蓋月異而歲不同今聊紀從官立班隨駕省試官入院政府呼召百官騎從朝報簡削數項以示子姪侍從常朝紹興中分立於垂拱殿隔門上南北相向

以俟迨班乾道中猶然暨淳熙則引於殿門上東西對立

車駕出常朝文臣自宰相至一史武臣自宗王使相至觀察使以雜歷次序行焉

孝宗在善安邸官檢校少保節度使每出必處正尚書之後而乾道以來兩班分而為二唯使相不然故開府儀同三司皆與執政官聯行而居其上紹興十二年壬戌予寓南山淨慈待詞科試見省試官聯騎公服戴帽不加披衫每一員以親事官一人執勅黃行前是時知舉參詳點檢官合三十一員最後一中官宣押者入下



天竺貢院及三十年庚辰予以吏部郎充參詳官既入  
內受勅則名名乘馬不同時而赴院至淳熙十四年丁  
未忝司貢舉則了與昔異三三兩兩自為遲速其乘轎  
者十人而九矣宰府呼召之禮始時庶僚皆然已而卿監  
郎官及史局玉牒所緣提舉官屬之故一切得免違乾  
道以後宰相益自卑於是館職亦免迄于淳熙則凡職  
事官悉罷此制朝士騶從至少各得雇募若干取步軍  
司名藉而幫錢米於左藏率就雇游手兄卒兩分可供  
其名如假借於近郡者給其半初猶破省馬并一馭者  
後不復有焉若乘轎僅能充負荷而已今日又益增之

雖下列亦占十餘輩進奏院報狀必載外郡謝上或監  
司到任表與夫慶賀表章一篇凡朝廷除郡守先則除  
目且云某人差知某州督某人及錄黃下吏部則前銜  
後擬云某官姓名宜差知或權知某州軍州兼管內勸  
農營田事替某人到任成資闕或云仍借紫借緋候回  
日却依舊服色外官求休致則云某州申某官姓名為  
病乞致仕或兩人三人後云某時已降勅命各守本官  
致仕今不復行但小報批下或禁小報則無由可知此  
必一宰相以死為諱者故去之外官表章間有一一欲  
士大夫見之者須以屬東省乃可郡守更不報細銜禮



文簡脫云至於此

一筆附以... 容齋五筆卷第四

容齋五筆卷第五 十五則

庾公之斯

孟子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斯天下惟羿為愈已於  
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疑若無罪焉  
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此一段既畢而繼之曰鄭人使  
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  
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  
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  
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  
公之佗尹公之佗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佗端人也其取



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  
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佗尹公之佗  
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  
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  
反孟子書子濯庾公一段幾二百字其旨以謂使羿如  
子濯得尹公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前段結尾自  
常為文者處之必云如子濯孺子施教於尹公之佗則  
可不然後段之未必當云以是事觀之羿之不善取友  
至於投身其矢如此然後文體相屬茲判為兩節若不  
闕聯而宮商相宣律呂明煥立言之妙是豈步趨模倣  
所能彷彿哉人為兒童時便讀此章未必深知其趣故  
因表出而極論之左氏傳書衛獻公奔齊云尹公佗學  
射於庾公差庾公學射於公孫丁他與差為孫林父追  
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  
乎射兩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  
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他臂即孟子所引者而名字先  
後美惡皆不同

萬事不可過

天下萬事不可過豈特此也雖造化陰陽亦然雨澤所  
以膏潤四海然過則為霖淫陽舒所以發育萬物然過



則為燬元賞以勸善過則為僭刑以懲惡過則為濫仁  
之過則為兼愛無父義之過則為為我無君執禮之過  
反鄰於諂尚信之過至於證父是皆偏而不舉之弊所  
謂過猶不及者楊子法言云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  
也勤且勞則過於阿衡蓋諂王莽也後之議者謂阿衡  
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乃謂莽耳其旨意固然

### 致仕官上壽

國朝大臣及侍從致仕後多居京師熙寧中范蜀公自  
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  
許之遂著為令元祐初韓康公以故相判大名府還都

### 拜司空致仕值

太皇太后受冊禮畢乞隨班稱賀降詔先赴皆故事也

### 桃花笑春風

王荆公集古胡笳詞一章云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依  
舊笑春風後章云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  
二者貼合如出一手每嘆其精工其上句蓋用崔護詩  
後一句久不見其所出近讀范文正公靈巖寺一篇云  
春風似舊花猶笑以仍為猶乃此也李義山又有絕句  
云無賴夭桃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為開了却縱笑春風  
語意兩種其妙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自為記用  
花之初九蠱之上九輕論漢光武之大先生之高財二  
百字其歌詞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  
長既成以示南豐李太白太伯讀之三嘆味不已起而  
言曰公之文一出必將名世某妄意輒易一字以成盛  
美公瞿然握手扣之答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  
詞甚溥而德字承之乃似赳赳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  
坐頷首殆欲下拜張伯玉守河陽作六經閣記先託游  
士及在職者各為之凡七八本既畢並會於府伯玉一  
一閱之取紙書十四字徧示客曰六經閣諸子史集在  
焉不書尊經也時曾子固亦預坐驚起摘伏邁頃聞此  
二事於張子韶不能追憶經閣所在及其文竟就於誰  
手後之君子當有知之者矣

大言誤國

隗囂謀畔漢馬援勸止之甚力而其將王元曰今天水  
全富士馬最強按秦舊跡表裏河山元請以一寸泥為  
大王東封函谷關囂反遂決至於父子不得其死元竟  
降漢隋文帝伐陳大軍臨江都官尚書可孔範言於後主  
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盡度邪



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臣定集尉公矣或妄言北之軍  
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為而死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  
備已而國亡身竄逮裔唐元宗有克復中原之志及下  
南關意以謂諸國可指麾而定而事力窮薄且無良將  
魏岑曰侍宴言臣少遊元城好其風物陛下平中原臣  
獨乞任魏州元宗許之岑趨墀下拜謝人皆以為佞孟  
蜀通奏使王昭遠居常好大言有雜耕渭上之志聞王  
師入討對賓客援手言此送死來爾乘此逐北遂定中  
原不煩再舉也不兩月蜀亡昭遠為俘此四臣之佞本  
為爵祿及一時容悅而已亦可悲哉

宗室卑恩免解

淳熙十三年

光堯太上皇帝以聖壽八十肆赦推恩宇宙之內蒙被  
甚廣太學諸生至於武學皆得免文解一次凡該此恩  
者千二三百人而宗子在學者不預諸人相率詣宰府  
且徧謁侍從臺諫各納一劄子叙述大旨其要以為  
德壽需典普天同慶而玉牒支派辱居膠庠顧不獲與  
布衣書生等竊譬之世俗尊長生日召會族姻而本家  
子孫不享杯酒鬻炙外議謂何今雁鴻之澤如此而宗  
學乃不許廁名於義於禮恐為未愜是時諸公莫肯出



手為言邁以待制侍講內宿通蒙宣引同出其紙以奏  
仍為敷陳其輩所云尊長生日會客而本家子弟不得  
坐譬諭可謂明白

孝宗亦笑曰甚是切當有理時所携只是白劄子蒙經  
付出施行遂一例免舉其人名字今不復能記憶矣

唐書載韓柳文

宋景文修唐書韓文公傳全載其進學解諫佛骨表潮  
州謝上表祝鯉魚文皆不甚潤色而但換進學解數字  
頗不如本意元云招諸生立館下改招字為召既言先  
生入學則諸生在前招而誨之足矣何名之為障百川而

東之改障字為停本言川流橫潰故障之使東若以為  
停於義甚淺改跋前疐後為躓後而韓公本用狼跋詩  
語非躓也其他以紀羅剔抉為祀羅焚膏油為燒以取  
敗幾時為其敗吳元濟傳書平淮西碑文千六百六十  
字固有他本不同然才減節輒不穩當明乎平夏一句  
悉莫之平蜀西川滅西川字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減  
祠其兩字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減下臣字殊  
害理汝其一節都統討軍以討為諸尤不然計者如左  
傳討軍實之義若云諸軍何人不能下此語柳子厚傳  
載其文章四篇與蕭悅許孟容書正符懲各賦也孟容



書意象步武全典漢楊燁答孫會宗書相似正符傲班  
孟堅典引而其四者次序或失之至云宗元不得召內  
閣憚作賦自傲然其語曰逾再歲之寒暑則責居日月  
未為久難以言不得召也資治通鑑但載梓人及郭橐  
駝傳以為其文之有理者其識見取舍非宋景文可比  
云

### 冥靈社首鳳

光先上仙於梓宮發引前夕合用警場導引鼓吹詞邁  
在翰苑製撰其六州歌頭內一句云春秋不說楚冥靈  
常時進入文字立待報者則貼黃批急速未嘗停滯是

時首尾越三日又入奏趣請付出太常吏欲習熟歌唱  
守院門伺候適有表弟沈日新在軍將橋客邸一士人  
乃上屏舊識忽問楚冥靈出處沈亦不能知來扣予曰  
以莊子語告之急走報此士大喜初  
孝宗以付巨璫霍汝弼使釋其意此士霍客也故宛轉  
費日如此又面奉

旨令代作挽詩五章其四云鼎湖龍去遠社首鳳來遲  
當時不敢宣泄而帶御器械謝純孝密以為問乃為舉  
王子年拾遺記蓋周成王事也禁范文書周志乃爾

### 左傳州郡



左傳魯哀公二年晉趙鞅與鄭戰誓衆曰克敵者上大  
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土田十萬注云周書作維篇千里  
百縣縣有四郡然則郡乃隸縣而代歷代地理郡國志未  
之或書又傳所載地名從州者凡五魯宣公會齊于平  
州以定其位注云齊地在泰山牟縣西見於正經它如  
允姓之戎居于瓜州注今燉煌也楚莊王滅陳復封之  
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齊子尾使閭丘嬰伐我陽  
州注魯地後四十年又書魯侵齊門于陽州注攻其門  
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後獲焉名之曰陽  
州是齊魯皆有此地也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曰我  
姬姓也何戎之有焉以上唯瓜州之名至今

### 貧富習常

少時見前輩一說云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  
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以乳他人之子富  
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自行而又肩輿人是皆  
習以為常而不察之也天下事習以為常而不察者推  
此亦多矣而不以為異悲夫甚愛其論後乃得之於  
晁以道客語中故謹書之益廣其傳

### 唐用宰相

唐世用宰相不以序其得之也易然固有出入大僚歷



諸曹尚書御史大夫領方鎮入為僕射東宮師傳而不  
得相者若顏真卿王起揚於陵馬摠盧鈞韓皋柳公綽  
公權盧知猷是也如人主所欲用不過侍郎給事中  
下至郎中博士者才居位即禮絕百僚諫官御史聽命  
之不暇顧何敢輒抨彈其失與  
國朝異矣其先在職者仍許引其同列若姚元崇之引  
宋璟蕭嵩之引韓休李林甫引牛仙客陳希烈揚國忠  
引韋見素盧杞引闕播李泌引董晉竇參李吉甫引裴  
自李德裕引李回皆然

史記淵妙處

太史公書不待稱說若云褒贊其高古簡妙處殆是摹  
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讀至魏世  
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傳未嘗不驚呼擊節不自知其  
所以然魏公子無忌與王論韓事曰韓必德魏愛魏重  
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十餘語之間五用魏字蘇秦說  
趙肅侯曰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  
安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  
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平原君使楚客毛遂願行君曰先  
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曰三年于此矣君曰先生  
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請勝未有所



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力請行而折  
楚王再言吾君任前叱者何也至左手持盤血而右手  
招十九人於堂下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想見使  
人畏而仰之卒定從而歸至於趙平原君曰勝不敢復  
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今乃於毛先生而失  
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  
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秦圍趙魯仲連  
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  
衍今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  
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  
公子也梁客在平原往見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  
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  
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  
及見衍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  
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又曰  
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是  
三者重當熟復如駿馬下駐千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  
於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

玉肆園喜晴詩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下大雨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其  
將曉有晴意已而天宇豁然至晚歸邁進一詩歌詠其  
實云五更猶自雨如麻無限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方  
悵望舉頭見日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  
物誇上苑春光無盡藏何須羯鼓更催花四月四日扈  
從詣景靈宮朝獻蒙於幕次賜和篇

聖製云比幸玉津園縱觀春事適霽色可喜卿有詩來  
上因俯同其韻春郊柔綠遍桑麻小駐芳園覽物華應  
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  
務游畎漫自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後

二日兵部尚書宇文价内引

上舉此詩曰洪待制用雨如麻字偶思得桑麻可押  
又其末句用羯鼓催花事故以華清車騎答之价拱手  
稱贊明日以相告云

魏巨賀蘭

天下國家不幸而有回郊之驚為人臣者當隨其事力  
悉心盡忠以致尺寸之功苟為叨竊祿位視如秦越一  
切惟已私之是徇雖千百載後觀其事者猶使人怒髮  
衝冠也唐天寶祿山之亂可謂極矣魏王巨為河南節  
度使賀蘭進明然之操教道之兵臨要塞之地尊為征



鎮有民有財而汙漫忘疾非徒無益而反敗之臣在彭  
城張巡在雍立以將士有功遣使詣巨請空名告身及  
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竟不  
能立徙于睢陽先是太守許遠積糧六萬石巨以其半  
給濮陽濟陰遠固爭不得二郡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  
食盡顏魯公起兵平原合衆十萬既成魏郡堂邑之功  
矣是時進明為北海太守亦起兵公以書召之并力進  
明度河公每事咨之軍權始移遂取捨任意以得招討  
後詣行在因譖房琯自嶺南而易河南張巡受圍固棘  
遣南霽雲告急於其所治臨淮相去三百里棄而不救  
平原睢陽失守實二人之故一時議者皆不以為言使  
之連據高位顯為伏罰曾不十年巨斥刺遂州為段子  
璋所殺進明坐第五琦黨自御史大夫竄謫以死天網  
恢恢茲焉不漏



容齋五筆

十八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丙子



容齋五筆卷第六

鄱陽七談

鄱陽素無圖經地志元祐六年餘于進士鄒顏始作七  
 談一篇叙土風人物云張仁有篇條羅有說顧雍有論  
 王德璉有記而未有形於賦詩老流者因作七談具起  
 事則命以建端先生其止語則以畢意云其一章言澹  
 浦彭蠡山川之險勝番君之靈傑其二章言濱湖蒲魚  
 之利膏腴七萬頃柔桑蠶繭之盛其三章言林麓木植  
 之饒水草蔬果之衍魚鱉禽畜之富其四章言銅冶鑄  
 錢陶埴為器其五章言宮寺遊觀王遙仙壇吳氏潤泉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五筆卷第六  
 鄱陽七談

光緒戊子湖州陸

于進士鄒顏始作七

談一篇叙土風人物云

張仁有篇條羅有說顧

雍有論王德璉有記而

未有形於賦詩老流者

因作七談具起事則命

以建端先生其止語則

以畢意云其一章言澹

浦彭蠡山川之險勝番



叔倫戴隄其六章齊鄱江之水其七章言堯山之民齊  
陶唐之遺風凡三千餘字自謂八日而成比之太冲幸  
稔平子十年為無慊予偶於故箴中得之惜其不傳乎  
世故表著於此其所引張徐王顧所著今不復存更為  
可恨也

經解之名

晉唐至今諸儒釋訓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  
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迄漢則其名簡雅  
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  
氏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為  
詁字失真耳小學有杜林蒼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  
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盧卿微傳三曰通如  
汪丹易通論名為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邵風俗通唐  
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唯白虎通風俗通  
僅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其他書無用此字  
者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卜筮不敬

古者龜為卜筮為筮皆興神物以前民用其用之至嚴  
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其應之至精齋戒乃請問不  
相襲故史祝所言其驗若答周史筮陳敬仲知其八世